



政训实录

第八卷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政训实录

元 周 主编

第八卷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本卷目录

在官法戒录	(2565)
从政遗规	(2633)

在官法戒录卷之四

戒 录

张汤，杜陵人。父为县吏。汤为儿时，守舍。鼠盗肉，汤掘得鼠，掠治讯鞠，取鼠磔堂下。父视其文辞，所作狱辞。如老狱吏，大惊，遂使书狱。父死后，汤为长安吏。迁太中大夫，与赵禹共定《律令》，务在深文。为廷尉，治狱必舞文巧诋，深刻吏多为爪牙用。汤始为小吏，乾没，取他人利，以为己有也。与长安富贾交私。及列九卿，阳收接天下名士，巧排大臣，自以为功。为御史大夫七年，有罪自杀。汉书

张汤，杜陵人。父亲当县吏时，这张汤还小，留在家里看家。老鼠偷了肉，张汤掘地得到老鼠，拷打审讯，将老鼠的肢体分裂，陈尸在大堂下。父亲看到他所作的狱辞，如同老狱吏，大为吃惊，于是让他记录案件。父亲死后，张汤当了长安吏。后来升太中大夫，张汤与赵禹一起制定律令，务必使条文苛细严峻。张汤任廷尉，判决案件舞弄文法，巧妙诋毁，严酷刻薄的小吏多作为爪牙来用。张汤当初做小吏时，攫取他人的利益以为己有，与长安富贾私下勾结。等到位列九卿，表面上收揽和接纳天下名士，暗中却巧妙排挤大臣而自以为功劳。张汤做御史大夫七年，有罪自杀。

张汤为酷吏之首，其深刻、残猛，自儿时已然。虽若出于天性，要因其父生平作吏，务以刀笔为事。汤耳濡目染，不觉习惯成自然也。磔鼠之举，已见后来残酷之端，父不闻有义方之训，反使书狱，以宠异之，遂致舞文巧诋，卒杀其身而不悔也。

张汤列在酷吏之首，其严酷刻薄、残暴凶猛从儿时就已经形成。虽然像是出于天性，但关键的是因为他父亲生平做小吏，从事文案工作，张汤耳濡目染，不知不觉习惯成了自然。肢解老鼠之举，已经可以看出张汤后来残酷的端倪，父亲没有听说有做人正道的教导，反而使他记录案件来宠爱优待他，终于使他舞弄文法、巧妙诋毁，最后自杀其身而不后悔。

赵禹，鬲音胎人也。以佐史补中都官。用廉为令史。公府属吏。事太尉周亚夫。亚夫为丞相。禹为丞相史，府中皆称其廉平。然亚夫弗任，曰：“极知禹无害，然文深，用文法深刻，不可以居大府。”武帝时，以刀笔吏积劳，迁为御史，至中大夫，与张汤论定《律令》，作见知，知而不告。吏传相监司互相稽察。以法，尽自此始。禹为人廉倨，为吏以来，舍无食客。公卿相造请，禹终不行报谢，务在绝知友、宾客之请，孤立行一意而已。见法辄取，亦不复案求官属阴罪。尝中废，已为廷尉。始条侯即亚夫以禹贼深。及禹为少府九卿，治加缓，名为平。以老徙为燕相。有罪免。同上

赵禹，鬲县人。以佐史的身份升任中都官，因为官府作用廉洁之士而当了令史。后来赵禹事奉太尉周亚夫，周亚夫当丞相，赵禹任丞相史，府中都称赞他廉洁公平。然而周亚夫不任用他，说：“我最了解赵禹无人能胜过他，然而他用法严刻，不可以担任高官。”武帝时，赵禹以刀笔史的身份积累功劳，升为御史，做到中大夫。赵禹与张汤讨论和制定律令，知而不告，官吏依靠法律互相稽察，全部从这时开始。赵禹为人廉洁而倨傲，做官以来，家中没有门客。公卿之间相互登门晋见，赵禹始终不去答谢，有意断绝知心朋友和宾客的拜见，一意孤行罢了。赵禹见到法律就采用，也不审察和追究官属不为人知的罪恶。他曾经中途被废黜，这时已经做了廷尉。起初周亚夫认为赵禹用法残酷，等到他担任少府九卿以后，采取的措施更加宽松，被称为

平和。后来赵禹由于年纪大而调任燕国丞相，因为犯了罪而被免官。

禹为丞相史，府中既称其廉平，独周亚夫谓：“文深，不可任。”真至言也。观其历跻通显，秩非不尊，而与张汤辈论定法律，为严刑之始。卒以罪免，亦为法自毙之报也。

赵禹担任丞相史，府中已经称赞他廉洁公平，唯独周亚夫认为他用法严刻，不可任用，这真正是至理之言。看一看赵禹历任官位高、名声大的职位，官品不是不高。然而与张汤这些人讨论和制定法律，是严酷刑法的开始，最终因为犯罪被免官，也是制定法律的人反受法律之害的报应。

严延年，字次卿，东海下邳人。其父为丞相掾。延年少学法律，为郡吏，补御史掾，举侍御史，为涿郡太守。所诛杀甚众，郡中震恐。三岁，迁河南太守，其治阴鸷、酷烈，曲法深文。冬月，传属县囚，会论府上，流血数里。河南号曰“屠伯”。左冯翊缺，上欲征延年，符已发，为其名酷，复止。后以府丞义，上书奏延年罪名十事。下御史丞按验，坐怨望，诽谤政治，不道。弃市。初，延年母从东海来。到雒阳，适见报囚，决囚大惊。因数责延年曰：“幸得备郡守，专治千里，不闻仁爱、教化，有以全安愚民，顾乘刑罚，多杀人以立威。天道神明，人不可独杀。我不意当老，见壮子被刑戮也。行矣，去汝东归，扫除墓地耳。”遂去。归郡后岁余，果败。同上

严延年，字次卿，东海下邳人。他的父亲做过丞相的属吏。严延年轻时学习法律，当了郡吏，升任御史属官，被推举为侍御史。后来担任涿郡太守，他所杀死的人非常多，郡中受到震动，深感惊恐。三年之后，严延年调任河南太守，他的治理措施阴险、凶狠和残暴，

他歪曲法律，用法严刻。冬季，严延年下令押送属县的囚犯，集中到郡府判决，一时血流数里，河南郡的人称他为“屠伯”。左冯翊职位缺人，皇帝想征召严延年，征召的令符已经发出，因为严延年有残酷的名声而作罢。后来由于府丞义上奏皇帝，告发了严延年所犯的十件罪行，皇帝将案件交给御史丞审理。结果，严延年以怨恨朝廷，诽谤朝政，以及杀人无道获罪，在闹市斩首陈尸示众。当初，严延年的母亲从东海郡来，到了洛阳，正好看到严延年处决囚犯，她非常震惊，因此多次斥责严延年说：“你有幸当了郡守，独立治理千里之地，但没有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，以使百姓安宁，反而依靠刑罚，大量杀人来树立威信。天道神明，人不能只行杀戮。我想不到我人老了还要亲眼看见正壮年的儿子身受刑戮！我走了！离开你回到东边的家乡去，准备着给你扫墓罢了。”于是便走了，回到本郡。过了一年多，严延年果然被杀。

残酷性成，真与业屠者无异。一死，不足以快天下之心。独惜其母，贤智若此，而不能化诲其子也。伤哉！

严延年的残酷由天性而成，真正与以杀人为业的人没有什么不同，他一人之死不足以使天下之心感到快慰，唯独怜惜他的母亲如此有贤德有才智，而不能教育自己的儿子悔改，令人伤心啊！

陈万年，字幼公，沛郡相人。为郡吏。察举，至县令。迁广陵太守，入为右扶风，迁太仆。万年廉平，内行修。然善事人，赂遗外戚许、史倾家自尽。以丙吉荐为御史大夫。子咸，字子康，以任为郎。有异材，抗直数言事，刺讥近臣。万年尝病，召咸教戒于床下。语至夜半，咸睡，头触屏风。万年大怒，欲杖之。咸叩头谢，曰：“具晓所言，大要教咸谄同谄也。”万年乃不复言。同上

陈万年，字幼公，沛郡相县人。在郡中做小吏，被察举而升到县

令，后来提升为广陵太守，入京城任右扶风，升太仆。陈万年廉洁公正，内心注重修养，但善于事奉人，贿赂外戚许氏、史氏，倾尽家中的所有财产。因为丙吉的推荐，陈万年担任御史大夫。陈万年的儿子陈咸，字子康，被任命为郎官，有杰出的才能，他坦率耿直，多次进谏，讽刺皇帝亲近的大臣。陈万年有一次生病，召陈咸到床前教育和告诫，说到半夜，陈咸睡着了，头触到屏风，陈万年大怒，想用棍棒打他，陈咸叩头道歉道：“我全部明白您所说的话，要领就是教我讨好人。”陈万年这才不再说什么。

万年自郡吏，以至九卿，皆以谄谀得之。虽富贵终身，齷齪实甚，尚欲以衣钵传授其子，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矣。得志一时，貽笑万世。自好者不为也。

陈万年从郡吏做到九卿，都是靠阿谀奉承得来的。虽然富贵终身，但实在是太齷齪了。他还想将衣钵传授给他的儿子，真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之事！得志一时，貽笑万世，洁身自爱的人是不会做的。

王温舒，阳陵人。少时椎埋掘冢也。为奸，已而为吏。以治狱至廷尉史。事张汤，迁为御史。督盗贼，杀伤甚多。稍迁至广平都尉，择豪吏十余人为爪牙，皆把其阴重罪，纵使督盗贼，快其意所欲得。迁河内，捕郡中豪猾，相连坐千余家。上书请大者至族，小者乃死，家尽没入偿脏。温舒具私马五十疋为驿，自河内至长安，奏行不过二日，得可，论报，流血十余里。其好杀行威如此。张汤败后，徙为廷尉，复为中尉。温舒多谄，善事有势者；即无势，视之如奴。有势，家虽有奸如山，弗犯；无势，虽贵戚，必侵辱。舞文巧请，所穷治，大抵皆靡烂狱中，无出者。其爪牙吏虎而冠，多以权富贵。后有人告温舒受员骑钱，及他奸利事。罪至族，自杀。其时两弟，及两婚家，亦各自坐他罪而族。

光禄勋徐自为曰：“悲夫，古有三族，而王温舒罪，至同时而五族乎！”温舒死，家累千金。同上

王温舒，阳陵人。年轻时就掘墓干坏事，后来当了小吏，因为审理案件而升至廷尉史。在张汤手下做事，升为御史，察捕盗贼，杀伤很多人。尔后渐渐升到广平都尉，挑选凶狠果敢的十多个小吏做爪牙。王温舒全部掌握这些人过去所犯的罪行，放它们出去捕捉盗贼，来满足他想捉贼的愿望。后来王温舒升任河内太守，逮捕郡中豪强奸邪之人，受到牵连的有一千多家。王温舒上书请求，罪行重的诛灭宗族，罪行轻的处以死刑，家中的财产全部没收，偿还赃款。王温舒准备私马五十匹作为驿马，从河内到长安，上奏送走不过两天，朝廷就批准了他的请求，于是很多人被杀，流血十余里。王温舒好杀戮、耍威风就像这样。张汤落败后，王温舒转任廷尉，又任中尉。王温舒常常阿谀奉承，善于事奉有权势的人，而他们一旦失势了，王温舒就会把他们当奴仆对待。如果是有权势的人家，即使罪恶深重如山，他也不敢冒犯；如果没有权势，即使是贵族皇亲，他也一定会侵犯侮辱。王温舒利用法律条文为奸作弊，他所追究到底的人，大抵都惨死狱中，没有出狱的。他的爪牙残暴之至，大多因为权势而富贵。后来有人告发王温舒收受员骑钱，以及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事情，罪行达到灭族，王温舒自杀了。这时他的两个弟弟和两个亲家，也各自因为其他罪行而被灭族。光禄勋徐自为说：“可悲啊！古代有灭三族的例子，而王温舒的罪行达到同时灭五族！”王温舒死了，他的家中积累了上千的金子。

温舒本无赖、惨刻之人。又复为吏，以事张汤，得以逞其惨刻之技。杀人至流血十余里，为自古所未有。其身死家灭，且同时五族，获报之惨，亦自古所未有也。惨刻之人，岂可一日在公门，以肆其毒耶？

王温舒本来是个无赖和狠毒刻薄的人，又进一步做小吏而事奉张汤，得以展示他狠毒刻薄的技能。他杀了太多的人以至流血十余里，

为自古以来所未有；他身死家灭，同时诛灭五族，得报应之惨，也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。狠毒刻薄之人，怎么可以一日在公门而极尽其凶残呢？

尹齐，东郡茌平人。以刀笔吏，稍迁至御史。事张汤，督盗贼，以斩伐为治。为淮阳尉，诛灭甚多。及死，仇家欲烧其尸。——同上

尹齐，东郡茌平人。以刀笔吏的身份逐渐升到御史，事奉张汤。尹齐责罚盗贼，以诛杀为治理的办法。他担任淮阳尉时，杀死的人非常多，等到他死的时候，仇家想烧了他的尸体。

在公门中，纵不能有恩惠于人，且勿结仇怨于人。

尹齐死后，至不能保其尸，怨毒之于人甚矣。

在公门中，即使不能有恩惠于人，也暂且不要结仇怨于人。尹齐死后，到了不能保住自己尸体的地步，这是因为怨恨对于人们来说太大了。

咸宣，扬州人。以佐史给事河东守，稍迁至御史及丞。治淮南反狱，所以徵文深诋，杀者甚众。后为右扶风捕吏上林中，射中苑门。宣下吏，坐大逆，当族。自杀。同上

咸宣，扬州人。以佐史的身份在河东太守的手下供职，渐渐升到御史和中丞。咸宣处理淮南谋反的案件，援引苛细的法律条文诬人人罪而杀了的人很多。后来咸宣担任右扶风，他到上林苑中逮捕小吏，箭射中了苑门，交法官审讯，咸宣犯危害宫阙罪，应当灭族，咸宣自杀了。

捕吏，公事也，射中苑门，无心之过也。情轻法重，至坐大逆之罪。盖缘生平好为深文，每将公事中偶然过误，锻炼成狱，故天亦以此报之耳。

咸宣逮捕小吏，是公事，射中苑门，是无心的过错，情重法轻，以至于犯大逆之罪，这大概是因为他生平喜欢援引苛细的法律条文使

人人罪，常常将公事中偶然的过错，罗织罪名，定为罪案，所以上天也以此来回报他。

赵绣，涿郡蠡吾人。为掾吏。涿大姓高氏，宾客为盗贼，吏不敢追。太守严延年遣绣按高氏，得其死罪。绣见延年新将，心内惧，即为两劾。欲先白其轻者，观延年意怒，乃出其重劾。延年知其如此，索绣怀中，得重劾。即收送狱，杀之。同上

赵绣，涿郡蠡吾人。他最初做严延年的属官。涿郡大姓高氏的宾客做盗贼，官吏不敢追究，太守严延年派遣赵绣考察高氏，获得他犯死罪的证据。赵绣看到严延年新为郡将，心里畏惧，就准备了两种揭发罪行的文状，想先禀告其罪行轻的，看严延年生气了，才拿出揭发重罪的文状来。严延年知道他这样做，搜查赵绣的怀中，得到揭发重罪的文书，立即将赵绣送到监狱，把他杀了。

事无两可，法有一定，只须依理持平，自可立身无过。吏人引《律》、查《例》，往往心怀观望，阴持两端，不明道理，昧却良心。故绣本欲避祸，反以触祸。可鉴也！

事无两可，法有一定。只须依理做到公平，自可立身而没有过错。做小吏的人援引律令、调查案例，往往心怀观望，暗中做两手准备，不明道理，昧却良心。所以赵绣本来想避免灾祸，反而遭遇祸患，可以作为人们的教训。

陈遵，字孟公，杜陵人。少为京兆史，日出醉归，曹事数废。大司徒马宫，谓为“大度士”，不以小文责之，举为令。后以击贼有功，封嘉威侯，居长安中。每大饮，宾客满堂，辄关门，取客车辖投井中，虽有急，不得去。遵容貌甚伟，略涉传记，贍于文辞，性善书，请求不敢逆。所到衣冠怀之，唯恐在后。起为河南太

守。久之，复为九江及河内都尉，凡三为二千石。更始至长安，遵为大司马护军，使匈奴，还留朔方。为贼所败，时醉见杀。同上

陈尊，字孟公，杜陵人。年轻时担任京兆史，每天出去饮酒，喝醉了回家，官府中的事情多次被耽误。大司徒马宫，认为陈尊是个不拘小节的士人，不要以法律细节来责备他，推举他为县令。后来陈尊因为攻打盗贼有功，封为嘉威侯。陈尊居住在长安城中，每次与很多人一起喝酒，宾客满堂，陈尊总是关上门，将客人的车辖投入井中，客人即使有急事，也不能走开。陈尊容貌非常壮美。他粗略涉足传记，擅长于文辞。生性擅长书法，别人的请求他不敢违背，他以礼招来的士大夫都急相收藏，唯恐落在后面。朝廷起用他担任河南太守，很久以后，又担任九江及河内都尉，总共三次官阶为二千石。陈尊更始年间到了长安，被任命为大司马护军。出使匈奴回来，留在北方，被盗贼打败，当时陈尊酒醉，被杀死。

遵为吏时，以酒废事。既贵不改，卒以醉见杀。其豪俊之才，甚可惜也。耽于鞠蕖者，当知所做惕矣。

陈尊做小吏时，因为喝酒耽误事情；地位高以后不改，最终因为酒醉被杀，他的杰出才智非常可惜了。沉迷于酒的人，应当知道警惕了。

王立，池阳人。为狱掾。县令举立廉吏，府未及召。太守薛宣，闻立受囚家钱，责县案验。乃其妻独受系者钱万六千，受之再宿。立实不知，惭恐自杀。同上

王立，池阳人。担任狱曹的属官，县令推举他为廉洁的官吏。郡府还没来得及征召他，太守薛宣听说王立接受囚犯家人的钱，责成县里调查。原来是王立的妻子独自接受被关押的人的钱六十万，接受以后再过夜，王立确实不知道。王立因为惭愧和恐惧，自杀而死。

狱掾之妻，亦有受赃之事。足见狱中人，号呼望救，百计营求，千古一辙也。立失于不知，惭恐自杀，

则其真廉也可知。为吏者，不但检束自己，并须防闲家人，共知法守，乃免于刑祸。

狱曹属官的妻子也有受贿的事，足以说明狱中的人哭喊着希望被救，千方百计寻找有用的人，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。王立错误的是他不知道，因为惭愧和恐惧而自杀，由此可知他是真正廉洁的人。做小吏的人不但要检束自己，并且必须防备和禁止家人，一同知道按法令履行自己的职守，才能免除受刑罚惩罚的灾祸。

韩安国，为梁中大夫，坐法抵罪，狱吏田甲困辱之，安国曰：“灰死不复燃乎？”田曰：“燃即溺之。”后安国为内史，田亡匿。韩曰：“田不就官，我灭尔宗。”田肉袒谢，卒善遇之。同上

韩安国担任诸侯王国梁国的中大夫，因为犯法而受责罚，狱吏田甲为难和侮辱他。韩安国说：“死灰不会复燃吗？”田甲说：“如果燃起来的话就浇灭它。”后来韩安国当了内史，田甲逃走躲藏起来。韩安国说：“田甲不就任官职，我就灭了你的家族。”田甲脱衣露体来谢罪，最终韩安国友好地对待他。

遇人在患难中，即使死灰无复燃之日，亦当加意存恤。况屈伸何定，始困终亨，不可胜数。奈何止知目前可逞，不复留人余地耶？幸是大量人，不计旧怨，反善遇之。然相形之下，益觉前日之小人情状，无地自容矣。

遇到别人在患难之中，即使死灰没有复燃之日，也应当更加心存怜悯。何况屈伸不定，一开始受困而最终亨通的例子，不可胜数，为什么只知道眼前可以逞能，而不再给人留有余地呢？幸好韩安国是个度量大的大度人，不计较旧时的怨恨，反而友好地对待田甲。然而相形之下，更加觉得田甲往日的小人情状，无地自容了。

周纡，为南行唐长，到官谕吏人曰：“朝廷不以长不肖，使牧黎民。而性讎猾吏，志除豪贼，且勿相试。”

遂杀县中尤无状者数十人。吏人大震。后汉书

周纡任南行唐长官，到任后，晓谕官吏、百姓说：“朝廷不因为我没有才能，派我来统治你们，而我生来仇视奸猾的官吏，立志降去强横的不法之徒，你们不要以身相试！”周纡最终杀死了县里最不守法的几十个人，官吏和百姓大为震惊。

吏所以佐官、理民者也。不相倚而相仇，为其猾耳。人性皆善，而猾吏方日趋于恶。猾吏不除，民生不安，故人人侧目。非杀之无以彰公道，而快人心。不然，吏亦赤子也，何至于此？思之，思之。

小吏是辅助长官管理百姓的人，不互相依赖而互相仇视，是因为他狡猾。人性都很善良，而狡猾的小吏正日趋于恶，狡猾的小吏不除，民生不安，所以人人痛恨，不杀他们不足以显扬公道和大快人心。不然，小吏也是子民百姓，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？值得考虑考虑。

王恽，广汉人。仕郡功曹、州治中从事。举茂才，除郿令。到官至繁亭，亭有鬼，数杀过客。恽入亭止宿，夜中闻有女子称冤之声。恽咒曰：“有何枉状，可前求理乎？”女子曰：“无衣不敢进。”恽便投衣与之。女子乃前诉曰：“妾夫为涪令，之官，过宿此亭。亭长无状，枉杀妾家十余口，埋在楼下。悉盗取财货。”恽问亭长姓名。女子曰：“即今门下游徼者也。”恽曰：“汝何故数杀过客？”对曰：“妾不敢白日自诉，每夜陈冤，客辄眠，不见应。不胜感恚，故杀之。”恽曰：“当为汝理此冤，勿复杀良善也。”因解衣于地，忽然不见。明旦，召游徼诘问，具服罪，即收系。及同谋十余人，悉伏辜。遣吏送其丧归乡里。于是亭遂清安。同上

王恽，广汉人。当过郡里的功曹，州里的治中从事。后选上了茂

才，任命为郿县令。赴任到鰲亭。亭内有鬼，几次杀死过往的旅客。王忱到亭中歇息住宿。夜里听到女子喊冤的声音。王忱祝告说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，可以前来寻个公道吗？”女子说：“没有衣服，不敢上前。”王忱便扔了件衣裳给她。女子这才上前申诉道：“妾夫是涪县令。到任途中在此亭过宿。亭长无故枉杀妾家十余口人，埋在楼下。把财货全盗去了。”王忱问亭长姓名。女子说：“就是现在您门下作游徼的。”王忱说：“你为什么几次杀害过往行人？”回答说：“妾不敢白天自己出来诉冤，而是每夜陈冤。行客总是睡觉，不见反应。我气不过，所以把他们杀了。”王忱说：“我理当为你处理此冤，不要再杀害良善了。”于是女子脱衣在地，一下子不见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王忱召来游徼诘问，游徼完全服罪，就把他收押了。此案涉及同谋十多人，都伏罪了。王忱派手下把涪县令的丧棺送回老家。于是鰲亭就清肃安定了。

此亭长杀一家十余口，劫取财货，惨毒极矣。彼方谓其迹已灭，岂知怨鬼为厉，必使之伏其辜而后已也？身在公门，所谓攫财害人之事，以为必不破败。而其后卒至破败，无能解脱者。其相报之巧，往往如此。可畏哉！

这个亭长杀害一家十余口，劫取财货，惨毒到了极点。他正以为痕迹已灭，哪知怨鬼作厉，必让他伏罪才停止。身在公门，所做攫财害人之事，自以为一定不会破败，而后来终于破败了，没有能解脱的人。其相报之巧，往往是这样。可畏呀！

黄盖为吴石城长。石城吏特难检御，盖至，为置两掾，分主诸曹。教曰：“令长不德，徒以武功得官，不谙文吏事。今寇未平，多军务，一切文书悉付两掾，其为检摄诸曹，纠摘谬误。若有奸欺者，终不以鞭朴相加。”教下，初皆怖惧恭职。久之，吏以盖不治文书，颇懈肆。盖微省之，得两掾不法各数事。乃悉召诸掾，

出数事诘问之。两掾叩头谢。盖曰：“吾业有敕，终不以鞭杖相加，不敢欺也。”竟杀之。诸掾自是股栗，一县肃清。智囊

黄盖担任吴国石城长。石城的官吏特别难约束。黄盖到任后为石城设了两个属官，各主持一部分部门。他发布训教说：“我这个长官没什么德行，单靠武功得了官，不熟悉文吏的事务。今天贼寇尚未平定，军务繁多，一切文书都交给两位属官。望你们管理各部门，纠摘谬误。如果有奸欺之事，我也无论如何不会动用鞭笞之刑的。”训教传达下去之后，两属官起初都战战兢兢，忠于职守。时间一长，他们因为黄盖从不检查文书，颇为懈怠放肆。黄盖略略作了调查，掌握了两属官各自几件不法之事。然后把两个人都召集起来，把几件事摆出来加以诘问。两个属官叩头谢罪。黄盖说：“我已经有过命令，无论如何不会动用鞭笞之刑的。我不会出尔反尔的。”最后把两人都杀了。从此诸属官提心吊胆，全县肃清。

长以诚教，而掾以诈应，殊负一番委任之意。此所以见杀也。

长官以诚意教导，而两属官以欺诈回应，太辜负长官委任的心意了，这是二人被杀的原因。

征东将军胡质，以忠清著称。子威，亦励志尚。质为荆州刺史，威自京师定省，家贫无车马、僮仆，自驱驴单行。既至十余日，告归，质赐绢一匹为装，威受之去。帐下都督军吏先威未发，请假还家，阴资装于百里外，要威为伴，每事佐助。行数百里，威疑而诱问之，既知。用乃取父所赐绢与都督，谢而遣之。后因他信以白质，质杖都督一百，除吏名。晋书

征东将军胡质以忠正清廉著称。他的儿子胡威也磨砺志向。胡质做荆州刺史时，胡威从京师来荆州探亲。因为家贫，没有车马僮仆，就亲自驾驴独行。到后十几天，胡威告别回去。胡质赐他一匹绢作为

盘缠。胡威接受了绢就走了。胡质帐下一位都督在胡威还没出发之前就请假回家，暗中在百里之外准备好行资，邀请胡威结伴同行。每当有事都出资相助。走了几百里，胡威生疑，便诱问他。知道了那位都督的意图后，胡威把父亲所赐的绢拿来给了他，表示感谢后打发他走了。后来胡威通过别人捎信把这事告诉了胡质。胡质把都督打了一百大板，开除了他的吏籍。

吏胥于官之亲戚、子弟，无不竭力趋奉者，无非依附声势，以为媒利之计耳。胡君清忠、励节，军吏无隙可乘。及其子还家，乃先期请假，候之百里之外，阳为结伴，阴助其费，可谓巧于逢迎矣。岂知其父子清操如一，不惟不得其欢，反以自取其辱。为吏而交结内衙，献媚左右者，均当以此为戒。

胥吏对于官员的亲戚子弟，没有不竭力奔走逢迎的。无非是依附权势，以此为谋利之计罢了。胡君清忠励节，军吏无隙可乘。等他的儿子回家，就先期请假，在百里之外等着他，表面上是结伴，暗地里是资助他路费，可谓巧于逢迎了。哪知他父子俩清操如一，不仅没讨得他的欢心，反而因此自寻耻辱。身为胥吏却结交内府之人，向长官左右的人献媚之辈，都应以此为戒。

元嘉中，南康平固人黄苗，为州吏，受假违期。行经宫亭湖庙，祷于神：希免罚坐，还家当上猪酒。苗至州，皆得如志。还，竟不过庙。行至都界。中夜，船忽自下，至宫亭湖。有乌衣三人，持绳收缚苗，诣庙阶下。神遣吏送苗山林中，锁腰系树。但觉寒、热，举体生斑毛、爪牙，化为虎形，性欲搏噬。历五年，神乃放还。以盐饭食之，体毛稍落。经十五日，还如人形。后八年，得时疾死。述异记

元嘉年间，南康平固人黄苗为州吏，请假后误了期限。他在途中